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陳映真 主編



克利斯蒂安·布登勃魯克，漢堡H·C·F·布爾梅斯特股份有限公司的主人，拿着他那流行的灰帽子和一根頂上刻着半身尼姑像的黃色手杖，走進哥哥的起居室。湯姆和蓋爾達這時正坐在一起看書。這是舉行洗禮宴那天晚上九點半鐘左右的事。

「晚安，」克利斯蒂安說。「啊，托馬斯，我有一件刻不容緩的事要跟你談談……對不起，蓋爾達……非常緊急，托馬斯。」

他們走到黑暗的餐廳裏，參議把牆上的一個瓦斯燈點起來，打量着他的兄弟。他猜到不會有什麼好事情。除了克利斯蒂安剛回到家中來，他跟他打過招呼以外，直到現在他還沒有機會跟他談話。但是在這一天晚上他曾經留心地觀察過他，而且發現他不同尋常的嚴肅、慌亂，另外在普靈斯亥姆牧師講道的時候，他不知道為什麼緣故還離開了客廳幾分鐘……自從克利斯蒂安爲了彌補虧空在漢堡從他手裏接過一萬馬克的預支遺產以後，托馬斯就沒有再給他寫過一行字。「你要再這樣下去，」參議當時對他說：「你的錢很快就會折騰完。談到我個人，我希望將來你少擋我的路。這幾年來你一直濫用我對你的兄弟之情……」他現在來作什麼呢？一定出了什麼緊急的事……

「什麼？」參議問道。

「我撐不下去了，」克利斯蒂安回答說，一邊在餐桌旁一張高背椅子上斜着身子坐下來，把帽子和手杖放在瘦怯怯的膝蓋上。

「我可不可以問一聲，你究竟在什麼事上撐不下去了，你到我這裏來有什麼打算？」參議說，他一直沒坐下。

「我撐不下去了，」克利斯蒂安，惶惑不安、神情嚴肅地來回晃着頭，一對深陷的小眼睛東張西望。這一年他才三十三歲，但是他的相貌却比實際年齡蒼老得多。他那黃中泛紅的頭髮已經這樣稀疏，整個頭蓋骨差不多都露在外面。顴骨突出在兩邊深陷的面頰上，一個沒有肉的、削瘦的彎勾大鼻子在中間昂然挺翹着。

「如果只是這個倒也罷了，」他接着說，一邊把手在自己的左半身上從上到下地移動着，却又沒觸着身體……「這不是疼，這是酸疼，你知道，一刻不停地酸疼，摸不準地方。在漢堡的時候，德羅格米勒大夫對我說，這半邊身子的神經太短了……你想像一下，我這半邊身子所有的神經都不夠尺寸！多麼奇怪的事……有時候我覺得這邊身子早晚要痙攣，或者麻木不仁，非害一輩子半身不遂不可……你是想像不出來的……沒有一天晚上我能夠睡安穩覺。我突然驚跳起來，因為我的心忽然停止跳動了，我嚇得出了一身冷汗……在我睡着以前，這種情形不是發生一次，而是十次。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過這種情形……讓我仔細講給你聽……是這樣的……」

「算了吧，」參議冷冷地說。「我猜你不是爲了告訴我這件事才到我這兒來的吧？」

「不是，托馬斯，如果只是這件事那倒好了；可惜不只是這一件！是生意上的事……我撐不

下去了。」

「怎麼，生意又不順利了麼？」參議若無其事地說，他甚至連語調也沒有提高。他只是聲色不動地這麼問了一句，一邊以冷漠、厭倦的神色以側面望着他的兄弟。

「不是，托馬斯。說老實話，現在反正都一樣了，我的生意從來沒有順利過，你不是不知道，就是上次你給我那一萬馬克也沒有什麼用處……那筆錢只不過救了一下急，沒有讓我馬上就關門而已。事實是……拿到那筆錢以後，我馬上又賠了錢，賠在咖啡上……由於安特衛普破產的事……這是實情。從那時候起我什麼生意也沒有作，只是袖手旁觀。可是一個人無論如何總是得生活呀……所以現在又有了票據和債務……五千泰勒……唉，你不知道我陷得多麼深！再加上這折磨人的病……」

「哦，你只是袖手旁觀嗎？」參議失聲喊道。這時候他已經控制不住自己了。「你把小車子陷在泥塘裏，自己却到一旁去享樂！你以為我不知道你過的是什麼生活嗎？整天在戲院、馬戲園和俱樂部裏和下流女人廝混……」

「啊，你說的是阿林娜……是的，你對這件事是不夠了解的，而我之所以不幸，也許正因為我過於了解這些事；如果你說我在這件事上花費的錢太多，這倒被你說對了。而且以後我還得花不少錢，我要告訴你一件事……這是咱們兄弟倆說話……第三個孩子，半年前生的一個小女孩……這是我的。」

「你這笨蛋！」

「不要這麼說，托馬斯。你即使生氣，也要公平地對她，對……爲什麼孩子就不能是我的呢？至於說到阿林娜，她一點也不下賤，你不能用這類話罵她。她絕不是那種人盡可夫的女人，爲了我她就跟霍爾姆參議決裂了，其實霍爾姆的錢比我多得多。她對我就是這樣有情義……不，托馬斯，你一點也不了解她是怎樣一個絕妙的人！她是健康的……這樣健康……！」克利斯蒂安又重覆了一句，一邊說一邊拳著手指，手背向外地遮在臉前邊，正像他過去一說到「那個瑪麗亞」和倫敦的傷風敗俗的事情所作的手勢一樣。「你應該在她笑的時候看一看她的牙齒！我走遍了大半部地球也沒有看過這樣的牙齒，在瓦爾帕瑞索找不出來，在倫敦也找不出來……我永遠也忘不了我和她初次見面的那個晚上……那是在烏利希飯店吃牡蠣的餐室……那時候她還是跟霍爾姆參議在一起，可是我跟她說了點什麼，對她略施溫柔……以後，當我得到她的時候……」噯，托馬斯！那種感覺可跟你作了一筆好生意的感覺完全不同……你不喜歡聽這些事，我已經從你臉上的表情看出來了，反正這件事也到了尾聲了。我就要跟她分手了，雖然因爲這個孩子的緣故，我還不得不跟她保持着某種聯繫……你知道，我要在漢堡把一切欠債還清，然後把生意結束。我現在維持不下去了。我已經跟母親談過，她願意把另外五千泰勒也先給我，這樣我就可以把事情料理清楚。我想你也會同意我這樣作，因爲聽別人簡單說一句：克利斯蒂安·布登勃魯克清理了債務出國去了，總比聽人說別的話好得多……總比說我破產好得多，我想你的看法也是這樣的。我打算再回到倫敦找個工作。我這人一點也不適於獨立工作，這一點我看得越來越清楚。不適於負這麼大的責任……當一名職員，晚上就可以逍遙自在地回家去……再說我也喜歡倫敦的生活……你贊

成不贊成我這樣作？」

在整個這場剖白中，參議一直脊背朝着他兄弟，雙手插在褲袋裏，一隻腳在地上畫圖形。

「好，你就去倫敦吧，」他只簡單地回答了一句，就把兄弟扔在背後，獨自走回起居室。他甚至沒有回過頭來望一眼。

但是克利斯蒂安却跟在他身後。他向獨自坐在那邊看書的蓋爾達走去，向她伸出手。

「晚安，蓋爾達。啊，蓋爾達，我不久就要到倫敦去了。人們這樣隨便被命運拋來拋去，真是奇怪。現在又要走進那渺茫不可知的命運裏，走進這樣一個大城市，那兒，走不了三步路就會遇到一件冒險的事，那兒人們遇到的新奇事可多着呢。真是奇怪……你有過這種感覺嗎？這兒，就在胃附近……真奇怪……」

3

杰姆斯·摩侖多爾夫，最老的一位商人議員，死得非常離奇，也非常可怕。這位患糖尿病的頭晚年已經完全失掉攝護自己的本能，他很喜歡點心和蛋糕，而且絲毫不知道節制，雖然摩侖多爾夫家的顧問醫生格拉包夫竭盡一切力量提出抗議，而憂心忡忡的家人也半請求半強制地把老人的甜點心撤銷，可是這位老議員作出了什麼事呢？雖然神經上已經成了半殘廢，他居然在一條陋巷裏，在小格羅波街，安琪兒斯維克街，要不就是在莫格維什巷租到一間屋子，安置了一處真

正的洞窟，每天偷偷摸摸地溜進去狂吃蛋糕……人們也就是在這兒發現這位靈魂已經出殼的老人，嘴裏還塞滿了嚼碎一半的甜點心。另外在衣服上和一張破爛的小桌上也滿是點心屑。不必等慢性病把他的身軀淘空，中風便猝然奪去了他的生命。

對於老人死時這種令人作嘔的醜態，這一家人盡力隱瞞着，不使外人知道，但是事情還是很快地傳播開，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不論是交易所，是俱樂部，是「和諧」餐館，是商號的辦公室，是市民議會，還是在哪家舉辦的舞會、宴會和晚會，到處都談論着這件事，因為這件事發生在二月——一八六二年二月，正是社交生活最活躍的季節。甚至在布登勃克家的「耶路撒冷晚會」上，當麗亞·蓋爾哈特的朗誦稍一住聲，老參議夫人的女友們也悄悄地談起摩侖多爾夫議員暴死的事。甚至當主日學校的小女孩兒滿心敬畏地走在布登勃克家的大走廊時，也在囁囁咕咕地說這件事。鑄鐘街的施篤特先生跟他那位和上流社會有來往的老婆，更是不厭其詳地談說這件事。但是人們的興趣不能長久地停留在死人身上。這位老議員逝世的消息剛一傳來，一個重大的問題馬上就出現了……等到泥土把死者蓋上以後，更是只剩下這一個問題盤據住每人的腦子上：誰繼承他的爵位？

大家的心情多麼緊張！暗中的活動多麼頻繁！如果是一個外地人到這兒來觀賞中世紀的古蹟和城郊秀麗的風景，他當然什麼也看不出來；可是在這一切表面底下隱藏着如何的奔忙角逐如何的興奮不安啊！種種立論堅實、不容置疑的意見彼此交鋒，最初是喧嘩爭吵，不相上下，其後又互相切磋，慢慢地融會貫通起來。人們的熱情被激發起來了。虛榮和野心正在蓄勢待發，掩埋起

來的希望又蠢蠢欲動，昂起頭來，但是也要再次遭受幻滅。住在麵包房巷的老商人庫爾茨每次選舉總是只得三、四張選票，這次在選舉的一天同樣心驚膽戰地坐在家裏等人來喊名字；然而這次他又落選了，他以後仍然要擺出一副正直和怡然自得的面孔到外邊來散步，用手杖嗒嗒地敲着人行道。他一輩子也作不上議員，直到輪到墳墓裏，他將要抱恨終身……

當布登勃魯克一家人在星期四團聚的時候談論到杰姆斯·摩侖多爾夫暴斃的事情，佩爾曼內德太太在表示了幾句惋惜的話之後，開始用舌尖舔了舔上嘴唇，又狡猾地盯了她哥哥一眼。這兩個動作不幸被布登勃魯克三姐妹看在眼里，她們馬上彼此交換一個十分尖刻的眼色，接着又好像受了一道命令似地，一齊把眼睛和嘴唇緊閉了一秒鐘。參議對於他妹妹的狡譎的笑容也微笑了一下作為回答，接着就轉換另外的話題。他知道冬妮腦子裏沾沾自喜地想着的事，也正是全城人談論着的那件事……

有些名字一提出來就被否決掉。也有一些名字提出來以後榮獲了審查的資格。麵包房巷的興寧·庫爾茨年紀太大了。無論如何需要的應該是新生的力量。木材商胡諾斯參議的幾百萬財產在天秤上雖然占了很大的分量，可惜礙於憲法上的規定沒有當選議員的資格，因為他的一個哥哥已經是議會的一員了。在候選人的名單上能站得住腳的有酒商愛德華·吉斯登麥克參議和亥爾曼·哈根施特羅姆參議。此外還有一個名字從一開始便不斷聽人提起，這就是托馬斯·布登勃魯克。選舉日越逼近，人們看得越清楚，他和亥爾曼·哈根施特羅姆是最有希望當選的兩個人。

毫無疑問，亥爾曼·哈根施特羅姆有自己的一羣擁護者和崇拜者。他熱心公眾事宜，施特倫

克和哈根施特羅姆公司飛黃騰達的驚人速度，參議本人的奢華生活的方式，豪華的住宅，他早餐吃的鵝肝餡餅，諸如此類，對他的聲勢都不無助長之功。這位商人身材偉岸，略有一些肥胖，淺紅色的絡腮鬍子剪得短短的，鼻子稍稍扁平地貼在上嘴唇上。他的祖父是一個沒沒無聞的小人物，連他自己也不清楚他祖父的生平。他的父親由於娶了一個富有的、然而身分可疑的女人在社交界幾乎還沒有立足之地，然而他自己却仰仗着和胡諾斯家、和摩侖多爾夫家攀了親，擠到本城五六家名門望族的行列裏，他的姓氏居然也和這些高貴的門第並排，他自己也無可爭辯地成了一個令人尊敬的顯赫的人物。他性格中的新奇的地方，同時也是他的吸引人的地方，是他的自由和寬容的本性，也正是這一點使他和一般人不同，使他在許多人心目中居於領導地位。他那種輕易大方的賺錢和揮霍的方式，和他的一些同僚商人的勤儉謹慎，循規蹈矩的工作方法大不相同。他自己的立足點，不受傳統桎梏的約束，也不懂得遷奉舊習。他住的不是那種祖傳的老式住房，面積寬闊得近於浪費，巨大的石板過道穿過白漆油刷的迴廊。他那坐落在桑德街——布來登街向南延伸過去的一條街——的住宅是一所新房子，並不拘泥於傳統的笨拙式樣。房屋的正面粗粗地油漆了一道，樸素簡單，房間大小的比例切合實際，家具設備華麗闊綽而又舒適。不久以前他還借着在家裏舉辦一次盛大晚會的機會，請來一位在市劇院聘請到的歌劇女演員。飯後他請這位演員給客人們——這裏面也有他一個愛好藝術、頗有文藝才能的兄弟，一位法學士——演唱了幾首歌曲，事後給了這位女士很大一筆酬金。如果在市民代表會中有人提議拿出比較多的錢來修繕保護中世紀的古蹟，亥爾曼決不是贊成這種建議的人。但是另一方面，他却是第一個，是全城居民裏

第一個在自己的住宅和辦公室中安置上煤氣照明設備的人，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如果說哈根施特羅姆參議也遵奉什麼傳統，那就是從他的父親，老亨利希·哈根施特羅姆那裏繼承下來的自由、進步、善於容忍和沒有成見的思想方法，人們對他的崇拜也正建築在這上面。

托馬斯·布登勃魯克的威信建築在另外一些東西上。人們尊敬他不只因為他本人值得尊敬，而且也因為留在他身上的他的父親、祖父和曾祖父的還沒被人遺忘的性格。拋開他自己在商業和社會活動上的成就不談，他還代表着一個有了百年歷史的商人的光榮傳統。當然囉，他維護、體現這一傳統時的那種優美大方、令人心悅誠服的風度也許是最重要的東西。最使他出人頭地的是，即使在一般有學問的同事中，他也顯得受過非常良好的正規教育，不論他出現在什麼地方，他的這種表現不但爲他贏得了人們的尊崇，也使人感到他的確有些與衆不同……

星期日在布登勃魯克家，因為參議本人也在場，大家對於即將舉行的選舉往往只是簡單地提一下，態度也很冷淡。在談到這件事時，老參議夫人總是緘默地把一雙明亮的眼睛向兩旁瞟去。只有佩爾曼內德太太不能克制自己，時時要顯耀一下她對於憲法的驚人的知識。憲法上有關議員選舉的每條條款，她都已经研究得非常透徹，正像一年前她對離婚法也曾經下過苦工夫一樣。她向大家談選舉室、選民和選票，再三考慮每一種可能發生的結果，她背誦選民在投票前應作的莊嚴誓詞，背得滾瓜爛熟，給大家解釋什麼叫「公開評論」：根據憲法，所謂「公開評論」就是各選舉室對候選名單上的名字公開討論。她並且表示非常希望在「公開評論」亥爾曼·哈根施特羅姆的性格時也能參加。一秒鐘之後，她又俯着頭數起她哥哥的盛蜜餞盤子裏的李子核來：「選得

上——選不上——選得上——選得上！」說到最後一個字她很快地用叉子把缺少的一個果子核從旁邊的一個盤子裏挑過來……吃過飯以後，她無論如何再也忍不住了，她拉着參議的胳膊把他拖到一邊，拖到窗戶前邊來。

「唉呀，上帝！要是你能當上，湯姆……要是我們家的紋章也能掛在市議會的武器庫裏……我就要高興死了！我會高興地倒在地上，馬上死去，你看着吧！」

「真的嗎，親愛的冬妮？我求求你，你還是克制着自己一點，嚴肅些吧！你平常不是很會端着架子嗎？難道我也像興寧·庫爾茨那樣到處走嗎？咱們家沒有「議員」，也很有地位了……不論怎樣，我看你還是活下去的好。」

上面談過的那種激動、面談、意見的交鋒仍然有增無已。彼得·多爾曼參議，那個生意除了剩下一個空字號什麼都賠光了、而且把他的一個二十七歲的女兒的遺產完全吃了進去的浪蕩子也參加到這場競爭裏來。他應邀赴托馬斯·布登勃魯克家的宴會，同樣也應邀赴亥爾曼·哈根施特羅姆舉辦的宴會，而且無論在誰家的宴會上他都用轟隆隆的大粗嗓子稱呼東道主為「議員先生」。塞吉斯門德·高什像個咆哮的怒獅一樣到處游蕩，對於任何一個不願意投布登勃魯克參議票的人，他連話都不想多說，就要馬上把人家掐死。

「布登勃魯克參議，諸位先生……哈，多麼偉大的人！想當初一八四八年，布登勃魯克參議的父親一句話就平息了一羣暴亂者的怒火，那時我也站在他老人家的身邊……如果世界上還有正義的話，他的父親，他父親的父親早就應該當選為議員了……」

但是如果仔細推究起來，使高什先生的內心燃起烈火來的與其說是布登勃魯克參議本人，倒不如說是參議的年輕的夫人，阿爾諾德遜家的姑娘。這個經紀人從來沒有跟她談過一句話。他不屬於那些富商之列，沒有坐在這些人的餐桌上吃過飯，也沒有跟這些人互相拜望過。但是，正像我們已經提到過的那樣，蓋爾達·布登勃魯克剛一出現在這個地方，這位陰鬱的、目光遠在追求奇異事物的經紀人便立刻發現她了。憑着自己永無失錯的本能他立刻看出來，這個女人注定會給他的平淡的生活加添一些內容；雖然這時他多半連她的名字還不知道，他已經把自己的靈魂和身體全部獻出來，甘心作她的奴隸了。沒有人把他介紹給她，但是從這一天起，他的思想無時不圍着這位神經質的、極端拘謹的女郎盤旋，正像老虎圍着馴獸人旋轉一樣。有時在街上偶然相遇，他迎着她把自己的耶穌教徒的帽子一摘，幾乎把她嚇一跳。這時他那陰沉的臉色、險詐而卑屈的姿勢，也同樣是老虎對馴獸人的那套……這個平凡的世界不可能讓他得到機會為這個女人作出什麼凶殘可怖的事來，如果有這種機會，他，這個駝着背的、陰沉、冷漠地裹在斗篷裏的人，會以什麼樣的魔鬼似的硬心腸欣然應命啊！這個世界的令人厭倦的風俗習慣不允許他通過殺人、犯罪、血腥的陰謀把這個女人高捧到寶座之上。沒有什麼事可以為她作，有的只是在議會裏為她那受人熱烈尊崇的丈夫投一票，或者將來有一天，把羅貝·德·維加的全部戲劇的翻譯獻給她而已！

4

根據憲法，議會中的空缺需要在四個星期內補上新的人選。杰姆斯·摩命多爾夫逝世已經過了三個星期，選舉的日子現在終於到來。這一天是二月末一個融雪的日子。

中午一點鐘左右，布來登街市政廳前面擠滿了人。這座建築物的正面是用雕孔的玻璃磚砌的，屋頂上聳立着大大小小的尖頂樓，指向灰白色的天空，帶有遮陽頂的台階建築在挺伸出來的石柱上，從大廳前邊的尖拱門裏可以看到市場和市場上的噴泉……街頭的積雪在人們的踐踏下雖然已經化爲污水，但是人們却仍然就地站着，他們除了偶爾互相看一眼以外，一直伸着脖子凝視着正前方。因爲就在他們面前，在大門後邊的議會廳裏，由議院和市民代表會的代表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這時正坐在圍成半圓形的十四把椅子上，等待着選舉室的提名。

時間已經拖得很長了。選舉室裏的辯論似乎不想休止，鬭爭彷彿非常尖銳，直到現在仍然提不出一個大家一致同意的名字交給選舉委員會，不然市長馬上就會宣布某人當選了……真是怪事！沒有人知道，謠言是從哪來的，如何而起的，但是謠言的確從大門裏傳到街頭，而且向四面傳播開。是不是市政廳兩個傳達中年紀大的那一個——那個永遠自稱「人民公僕」的卡斯佩爾森先生——站在門裏邊，咬着牙，眼睛向一旁側着，把他打聽來的消息傳到外面來的呢？大家都說，三個選舉室都已經把候選人提交到選舉委員會裏，只是每一個選舉室提出的是一個不同的名字：

哈根施特羅姆、布登勃魯克、吉斯登麥克！上帝保佑吧，但願通過秘密投票的方式能有一個人獲得絕對多數選票！那些沒有穿暖套鞋的人已經禁不住踏起步蹣起腳來，他們的腳已快凍僵了。

站着等候消息的人來自各個階層。有的是脖子上刺着花紋的水手，兩手又在又寬又低的褲袋裏；有的是穿着黑色閃光亞麻布的工作衫和短褲的糧棧挑夫，一臉忠厚老實的樣子；馬車夫們從他們的堆得高高的糧袋上爬下來，手中握着鞭子，也在等着選舉的結果；使女們圍着圍巾、圍裙，穿着帶條的寬衣服，小白帽頂在後腦袋，赤裸的胳膊挎着彎柄的籃子；也有穿草鞋的賣魚婦和賣菜婦，甚至還有幾個在花圃工作的姑娘，戴着荷蘭式的軟帽，短上衣，帶皺褶的白色長袖從綉花馬甲裏蓬鬆鬆地伸出來……人羣中自然也有一些有地位的市民，附近的商店主啦，在自己的父兄店裏或者在長輩朋友的店裏當學徒的年輕的商人啦等等。前者連帽子也沒戴就蹣跚出來，彼此交換着意見，後者則都是穿戴得整整齊齊……另外也有一些揹着背包或者挾着書包的小學生……

在兩個蓄着尖翹的水手鬍子、口中嚼着煙草的工人後面站着一個女人。爲了從面前兩個宏偉身軀的肩膀的空隙中看到正面的市政廳，這個女人正興奮地左右擺着頭。她穿着一件棕色皮領子的長外衣，用兩手從裏面握着，她的面孔完全被一塊棕色的厚面紗蓋住。她腳下的橡皮靴不停地

在雪水裏踏動……

「老天，你們掌櫃的庫爾茨先生這次仍然選不上，」一個工人對另外一個說。

「可不是，你這個傻子，他怎麼能選得上。他們現在只選出來三個人，哈根施特羅姆、吉斯登麥克和布登勃魯克。」

「不錯，現在的問題是，三個人裏面誰能壓倒另外兩個。」

「不錯，你說說誰壓得倒誰吧。」

「讓我說嗎？我想，他們會選出哈根施特羅姆。」

「算了吧，你別假精靈了……別胡扯了。」

接着他把嘴裏的煙草吐在腳前面，因為這時人很擠，他無法用拋物線啐出去。他用兩手把褲子往腰帶上提了提，接着說：「哈根施特羅姆？哈根施特羅姆是個大飯桶，胖得連用鼻子吸氣都不成了……不成，要是我們庫爾茨掌櫃沒有什麼希望，那我倒是贊成布登勃魯克。他倒是個精明人……」

「不錯，就算你說得對，可是哈根施特羅姆更有錢啊！……」

「這跟有錢有什麼關係？問題不在這裏。」

「可是布登勃魯克老是打扮得讓人眼睛變花，白襯衫袖頭，絲領帶，打蠟的鬍子……你看見過他走路沒有？老是像個小鳥似地一跳一蹶的……」

「哼，你這傻瓜，這碍着選舉什麼事了？」

「聽說她有個妹妹，已經離過兩次婚啦？」

「……穿晚禮服的女士打了個冷顫……」

「哼，聽說是有這麼回事，可是詳情到底怎麼樣，咱們也說不清，再說這種事也不能讓參議負責。」

「一點不錯，怎麼能讓他負責！」戴面紗的女人思忖道，掩在衣服下面的兩隻手使勁絞着……「一點不錯！噢，謝天謝地！」

「再說，」那個擁護布登勃克的人補充道：「再說咱們的市長哪威爾狄克不是還給人家的孩子作教父嗎？這才是件有分量的事呢？你好好想想吧……」

「一點不錯，」那位女士暗中回答。「謝天謝地，這件事也起了作用了！」……她打了個哆嗦。又有一個謠言從裏面放出來，從人羣裏輾轉向後傳來，一直傳到她的耳朵裏。普選沒有得到什麼結果。愛德華·吉斯登麥克因為票數最少名字已經被劃掉。哈根施特羅姆和布登勃克兩人的鬭爭却仍然勝負未分。一個公民一本正經地向大家宣布，如果票數仍然相等，就要選出一個「五人委員會」投票表決……

突然間大門附近有一個聲音喊道：「海涅·吉哈斯當選了！」

所謂吉哈斯者是個永遠沒有清醒時候的醉鬼，每天推着轎手車串大街賣熱麵包。大家都哄笑起來，踏着腳尖，爲了要看一眼是誰說的這句俏皮話。就是那個戴面紗的女人也禁不住神經質地嘻嘻笑起來，她的肩膀聳動了一刻。可是馬上她作了個動作，意思是說：這難道是開玩笑的時間嗎？……只見她不耐煩地重把精神一振，便又聚精會神地從兩個工人中間的空隙中向市政廳凝神望過去。可是就在這一刻她的兩手垂了下來，晚禮服敞露開，她站在那裏搭拉着肩膀，顯出一副無精打采、喪魂失魄的樣子。

哈根施特羅姆！——這消息沒有人知道是怎麼來的，它好像是從地底下冒上來，或者是從天

上升下來，在一剎那間傳遍各處。誰也沒有爭辯。事情就這樣決定了。哈根施特羅姆！——不錯，不錯，到底是這個人了。再沒有什麼可盼望的了。戴面紗的那個女人早就應當料到這個結局。生活中的事總是這樣的。現在除了回家去沒有別的什麼要作的了。她覺得自己的眼淚一個勁往外湧……

這一情況繼續了還沒有一秒鐘，忽然整個人羣起了一陣騷動，人羣從前邊向後倒退過來，前面的人倚在後邊人身上，同時，前面市政廳的大門口有一個鮮紅的東西一閃……這是市政廳的兩個傳達，卡斯佩爾森和烏爾菲德的紅袍子，這兩人穿着節日盛裝，三角帽，白色的馬褲，帶黃翻沿的長筒馬靴，佩着裝飾用的寶劍，並排走出來，從後退讓路的人羣中穿行過來。

這兩個人走路的样子就像他們是命運的化身一樣：嚴肅、緘默、一語不發、目不斜視、眼皮一直向下垂着……選舉的結果已經通知給他們，他們正擺出一副鐵面無私的神色按照這一結果給他們規定的方向走去。可是他們不是向桑德街那面走去，而是向右轉，向布來登街那一面！

戴面紗的女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但是她四周的人看到的跟她看見的也一樣。人羣前擁後擠地跟在市政廳傳達後面向同一方向走：「咳，咳，是布登勃魯克，不是哈根施特羅姆！」……這時各式各樣的紳士們也興奮地交談着從大門中走出來，他們轉了個彎，健步如飛地向布來登街走去，大家都爭着作第一個賀客。

這時那位女人把外衣揪緊，連忙拔腳飛跑。她跑得簡直失去了一個大家閨秀的風度。她的面紗落了下來，露出一副紅漲漲的面孔；然而她一點也不去計較這個。雖然她的一隻鑲着皮邊的套